

# 漢語語篇中語義實體的篇章可及性

烏雲賽娜 [Saina Wuyun]<sup>1,2</sup>、潘海華 [Haihua Pan]<sup>3</sup>

<sup>1</sup> 陝西師範大學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sup>2</sup> 澳門科技大學 /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up>3</sup> 香港中文大學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本文在向心理論的框架下，討論漢語語篇中語句所包含的語義實體（即後指中心集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依據。這一排序是預測某一語句中語義實體相對於其隨後語句的篇章可及性的依據。我們計算並分析了漢語含「把」、「給」、「放」、「被」四類句式的敘述性語篇片段中這四類語句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間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通過具體的數據分析和比對，我們發現了以下模式和傾向：(1) 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是維繫篇章連貫性的關鍵，所有觀察的語句均通過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實現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間的回指中心延續；(2) 除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外，後指中心集成員的顯著度等級排序遵循題元角色序列等級，以題元序列為參考，越靠近左端的題元角色顯著度等級越高，越有機會被作為回指及優選中心；(3) 話題的顯著度不受題元序列的影響，因此漢語後指中心集成員的排序應分為兩個層級，第一層確認話題，第二層將剩餘語義實體按照題元序列排序，該排序決定語句中每一個語義實體的篇章顯著度和篇章可及性。

**關鍵字:** 漢語「把／給／放／被」語句，向心理論，後指中心集合排序，篇章可及性

## 1. 問題的提出——漢語篇章連貫性

篇章連貫性研究的關注點之一是話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即在一個語篇中，注意焦點所指向的名詞性參與者(nominal participant)的連續狀態。句法上，這一名詞性成分往往帶有話題的形態標記或者作為句法主語或賓語出現。傳統的功能主義通過指稱連貫性(referential coherence)來辨識話題，主要通過零形回指、代詞回指和完整的名詞短語的對比，或者標記完整名詞短語的格標記、冠詞、數量詞等形式區分指稱性、話題性及有定性(Givón 2001)。影響聽者辨識話題難度的因

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a)話題在一個語篇片段中連續出現的次數<sup>1</sup>、(b)其它可能潛在話題的干擾、(c)語篇中可供辨識話題的語義信息及主題信息等。由於前兩項因素更為具體且更容易量化，Givón (1983)將它們發展成為對於話題連續性的測試方法，即指稱距離長度(referential distance)和話題持久度(topic persistence)。

指稱距離長度測量的是一個話題當前所在小句和它上一次出現的小句之間的距離（或稱間隙），該間隙通過左向小句數量表達。如果某一話題在它所處的當前小句的左向前一個小句中也出現，那麼指稱距離長度值為1，表示該話題在最大程度上的延續。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出現」這個詞的定義，根據Givón (1983)，「出現」不一定通過顯性的句法形式，還可以是零形回指。而對於話題持久度的基本假設是：重要的語篇話題往往會頻繁的出現於篇章語域(register)中，即它們有更大的可能性在語域中被保留。Givón (1983)通過右向小句數量測量話題持久度，即從當前語句開始，一個話題持續地、無間斷地出現在右向後續語句中的次數。與指稱距離長度相反，話題持久度值越低表示該話題的延續性越差——如果該數值為0，則說明某一話題並未在它出現小句的後續小句中得以保留。

Givón (1983)的這一測量方法為描述篇章中話題的連續性程度提供了具體可量化的工具——通過將當前小句和其先行、後續小句都納入考察範圍，這種方法無疑細化了我們對於話題連續性的觀察，但是該方法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Wuyun & Pan (2014)指出，指稱距離長度的測量過於含糊，並不能反映出話題連續性的具體情況。由於所測量的只是距離長度的數值，因此我們無法直觀地看到話題延續抑或話題轉換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如果距離長度值大於1，那麼在話題出現的兩個小句之間一定存在不包含該話題的一個（或多個）小句，那麼在這些小句中是否存在另一個話題？我們是否需要關注這些小句中的新的話題？此外，對於話題持久度的測量是以其「出現次數」為依據的，然而，即使話題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持續，同一個指稱對象（或話題）在不同小句中所扮演的句法、語義角色可以是不同的（比如作為主語或賓語，施事或受事），而這又是一個簡單的數值所體現不出的。總而言之，僅僅從兩個數值無法具體描述話題連續性是如何實現的。因此

---

1. 最初Givón (1983)是將某一話題在片段中缺失的語句長度作為標準的，但二者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Wuyun & Pan (2014)提出，Givón (1983)的傳統分析方法所揭示的只是篇章關聯性(discourse relatedness)，並進一步主張使用向心理論(Centering Theory)作為工具直觀地計算篇章中話題（或稱回指中心）的連續性。

簡單來講，向心理論關注語篇中語句間話題的延續、轉換方式以及語句內所包含所有名詞性語義實體的顯著度等級排序。根據這一排序，我們可以預測語句間話題過渡的方式以及後續語句的話題。本文的第二部分將著重介紹向心理論這一計算機語義學理論，並在餘下的部分使用向心理論作為工具，計算、描述並分析漢語中包含不同句式的語篇片段中話題如何延續或轉換。我們主要針對漢語敘述型語篇中「把」、「給」、「放」和「被」四種不同的句式展開討論，以期解答以下三組問題：

- A. 在不同句式參與的語篇片段中，話題的延續性和過渡方式是否相同？
- B. 每種句式中，語句所包含的多個語義實體對於話題延續/轉換的貢獻是否不同？如有不同，是否有規律可循？
- C. 根據四種不同的句式，是否可以概括出漢語篇章的語句中語義實體的篇章顯著性（或稱可及性）等級排序及排序的依據？

## 2. 理論框架——向心理論

向心理論(Centering Theory)由 Grosz et al. (1983; 1995) 和 Walker et al. (1998)提出。該理論的關注點在於語篇處理難度、語篇回指關係，以及篇章連貫性等問題。Grosz et al. (1995)提出，一個語篇由一系列語篇片段(discourse segment)組成，每一個片段都表現為一個語篇模型(discourse model)的一部分。一個語篇模型由語義實體、屬性和語義實體之間的聯繫構成，其中語義實體在該模型中充當「中心」(center)的角色，這裡所說的語義實體包括了所涉及模型中所談論的所有所指對象，即各種指代成分，舉例說明：

- (1) (U<sub>1</sub>)謙謙兩年前搬來跟粒粒一起住。(U<sub>2</sub>)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幫粒粒修剪後院的草坪。

$U_2$ 中的代詞「他」(=謙謙)、「粒粒」以及「後院的草坪」<sup>2</sup>都是該語句的中心，這些中心勾勒出整個語句的大意並決定了我們對語句的理解。向心理論涉及三種不同的中心，定義如下：

在由語句(utterance)  $U_1, \dots, U_m$ 組成的一個語篇片段D中，就每個語句 $U_i$ 而言：

- I. 後指中心集合(forward-looking centers)  $C_f(U_i, D)$ ：語篇片段D中語句 $U_i$ 引發的語義實體的集合。比如例(1)  $U_2$ 中的後指中心集合可以表達為 $C_f: \{他 (=謙謙), 粒粒, 後院的草坪\}$ ；
- II. 回指中心(backward-looking center)  $C_b(U_i, D)$ ：後指中心集合的一個特殊成員，表示語句 $U_i$ 中最被關注的語義實體，類似於通常所說的「話題」。<sup>3</sup>回指中心是聯繫當前語句和語篇上下文的媒介。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謙謙」就扮演了 $U_2$ 回指中心的角色；
- III. 優選中心(preferred center)  $C_p(U_i, D)$ ：後指中心集合內的成員依照語篇顯著度等級有序排列，其中顯著度最高的成員被定義為優選中心，根據某一個語句的優選中心 $C_p(U_i, D)$ 在下一個語句中的“實現”情況，可預測下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 $C_b(U_{i+1}, D)$ 。

一個具體的語句 $U_i$ 包含一個偏序的後指中心集合（即該語句所有語義實體組成的集合），該集合按後指中心成員的顯著度等級排序，其中一個成員是回指中心，顯著度最高的那個成員是優選中心，該語句就是依靠這些中心與其相鄰語句相聯繫的。對於這些在語篇中充當「中心」的語義實體，向心理論還提出了三個制約條件和兩項規則，具體如下：

在由語句(utterance)  $U_1, \dots, U_m$ 組成的一個語篇片段D中，就每個語句 $U_i$ 而言：

制約條件：

- a. 只有一個回指中心 $C_b(U_i, D)$ （語篇片段首句除外）；

2. 其中「後院」也可以單獨作為一個中心，即中心除了可以是顯性和隱性的指代成分外，還可以是一個名詞修飾或限定成分。根據Wuyun (2013)，只要一個名詞短語在句法上有實現，該名詞短語就可以充當中心。

3. 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將區分「話題」和「回指中心」這兩個概念：「話題」指在某一個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回指中心」則遵從Grosz et al. (1995)的定義。

- b. 後指中心集合  $C_f(U_i, D)$  的每一個元素都必須在  $U_i$  中實現；
- c. 回指中心  $C_b(U_i, D)$  是在  $U_i$  中實現的、在  $C_f(U_{i-1}, D)$  中顯著度最高的元素。

規則：

- i. 如果  $C_f(U_{i-1}, D)$  的一個元素在  $U_i$  中實現為代詞，則  $C_b(U_i, D)$  也應實現為代詞；
- ii. 過渡狀態是按一定的順序排列的。延續過渡 (Continuation) 優於保持過渡 (Retain)，保持過渡優於流暢轉換過渡 (Smooth Shift)，流暢轉換過渡優於非流暢轉換過渡 (Rough Shift)。

在上面的三個制約條件中，制約條件(a)限定了回指中心的數量；制約條件(b)中，「實現」的定義為句法上的實現，其形式可以是零形回指詞、顯性代詞、完整名詞短語，或名詞短語的一部分 (Wuyun 2013, 2016; Wuyun & Pan 2014)。根據某一語句中指代成分的表現方式，語篇中心的顯著度呈等級排列，一般來講：零形回指詞 > 顯性代詞 > 有定名詞 > 無定名詞。制約條件(c)正是根據某一個語句中最顯著的後指中心集合成員在下一個語句中的實現來預測其下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即  $C_{pR}(U_{i-1}) = C_b(U_i)$ 。(下標R的意思是「實現」(realize)。加下標是為了與未在  $U_i$  中實現的  $C_p(U_{i-1}, D)$  作區分)

再來看兩條規則。規則(i)又稱為代詞規則，具體來說，如果某一個語句中有且僅有一個中心以代詞形式實現，那麼該代詞所指代的定是回指中心；如果一個語句內有兩個中心以代詞形式實現，那麼其中有一個一定指代回指中心。由於向心理論建立之初是以英語為基礎，所以並未把零形回指詞考慮在內。隨後的類型學研究（參考Turan 1998；Walker et al. 1994；Di Eugenio 1998；烏雲賽娜、潘海華2014等）將一系列主語脫落語言 (pro-drop language) 納入研究範圍，並將代詞規則擴展為「零形回指規則」(zero-anaphora rule)，即如果  $C_f(U_{i-1}, D)$  的一個元素在  $U_i$  中實現為零形回指詞，那麼  $C_b(U_i, D)$  也應實現為零形回指詞。

規則(ii)展示的是不同的過渡狀態對於篇章連貫性貢獻的大小排序，即延續 > 保持 > 流暢轉換 > 非流暢轉換。綜合所有制約條件和規則，我們可以預測聽者對於篇章解讀的傾向性。比如連貫性最大的語篇片段處理成本最低 (Joshi & Weinstein 1981)，所以延續過渡狀態（相對於

保持和轉換)是聽者最優選的篇章解讀,因為其處理成本最低。具體的過渡狀態計算方式如下表:

表 1. 回指中心過渡狀態

	$Cb(U_i) = Cb(U_{i-1})$ OR $Cb(U_{i-1}) = [?]$	$Cb(U_i) \neq Cb(U_{i-1})$
$Cb(U_i) = Cp(U_i)$	延續	流暢轉換
$Cb(U_i) \neq Cp(U_i)$	保持	非流暢轉換

上表中的四個(不)等式形式化了一個語篇片段中語句之間的銜接(根據當前語句的回指中心與之前一個語句回指中心是否相同)和回指中心的顯著性狀況(根據當前語句的回指中心與優選中心是否相同)。根據這些(不)等式,我們可以從頭至尾計算出每一個給定語篇片段中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過渡狀態。首先,我們將通過下面的例(2)對這四種過渡狀態的含義做簡單介紹:

- (2) (U1) *John has been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arranging his vacation.* (U2) *He cannot find anyone to take over his responsibilities.* (U3) *He called up Mike yesterday to work out a plan.* (U4) *Mike has annoyed him a lot recently.* (U5) *He called John at 5 a.m. on Friday last week.* (U6) *The housekeeper answered and said he was still sleeping.* (Grosz et al. 1995: 217)

$U_1$ : *John has been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arranging his vacation.*

Cb: [?]  
Cf: {John}

$U_2$ : *He cannot find anyone to take over his responsibilities.*

Cb: [he=John]  
Cf: {John} continuation

$U_3$ : *He called up Mike yesterday to work out a plan.*

Cb: [he=John]  
Cf: {John, Mike} continuation

$U_4$ : *Mike has annoyed him a lot recently.*

Cb: [him=John]  
Cf: {Mike, John} retain

$U_5$ : *He called John at 5 a.m. on Friday last week.*

Cb: [he=Mike] Cf: {Mike, John} smooth shift
--

$U_6$ : *The housekeeper answered and said he was still sleeping.*

Cb: [he=John] Cf: {the housekeeper, John} rough shift
--

前文曾指出，向心理論框架下的後指中心集合是一個包含了當前語句中所有語義實體的偏序集合，其中顯著度等級最高的語義實體是優選中心並往往作為回指中心。集合中，顯著度最高的語義實體排在最左邊，並最可能成為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參考優選中心定義及制約條件c）。其它語義實體向右依次排開，其顯著性依次降低。向心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在於自然語篇中後指中心集合的排序，這一排序直接影響到語篇連貫性和語篇中的指代消解(anaphoric resolution)。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決定後指中心集合中語義實體排序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對於整個向心理論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關係到優選中心的確定以及回指中心的選擇，而這兩個中心的指派直接決定了篇章中語句間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

自Brennan et al. (1987)首次就英文語篇中的語句後指中心集合給出排序至今，對於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的研究涵蓋了包括日語、土耳其語、德語、希臘語等多種語言，而得出的排序標準也不盡相同。以英語為研究對象，Brennan et al.給出如下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

[1] 主語>直接賓語>間接賓語>其它

顯而易見，Brennan et al. (1987)觀察到的英語語篇中後指中心集合成員的排序是以語法範疇(grammatical category)為參照的。一個語句中最顯著的語義實體是通過這個語句的主語「實現」的，即英語語篇中的語句裡，最顯著的語義實體是其主語，主語最有可能充當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其次是直接賓語，再次是間接賓語以及其它修飾語成分。

Walker et al. (1990; 1994)在Brennan et al. (1987)的基礎上，給出日語的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

[2] 話題>移情指向角色(empathy)>主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

日語較英語多出兩個影響語義實體顯著性的因素，即話題性和移情指向。日語中通過格標記「-wa」標示話題角色，該格標記也說明標示出了當前語句中最顯著的語義實體，即「-wa」所標記的語義實體在日語語篇的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排序中佔據最高位置。日語還可以通過動詞綴標記說話人的觀點，即通過動詞形態變化標示說話人的移情主體。同樣的一句「Hanako給了Taroo一本書」，如果使用動詞*kureta*就表示說話人的移情主體指向間接賓語Taroo；而如果使用動詞*yatta*則表示說話人的移情主體指向主語Hanako。Walker et al. (1990; 1994)指出，一個語句中的話題以及說話人移情所指向的語義實體的顯著性高於語句的其它語法範疇，進而給出上面的排序。這個排序還顯示，日語間接賓語的顯著度等級要高於直接賓語，這也是與英語不同的。

Turan (1995; 1998)指出，「移情」這一概念在很多印歐語言中也是存在的。通過對土耳其語和英語語篇中語義實體顯著性的觀察，Turan發現，經驗者角色(experiencer)無論出現在主語或賓語位置，相對其他語義實體都更為顯著。此外，英語和土耳其語的心理／感知動詞的賓語比非心理／感知動詞的賓語顯著度更高，這顯然是「移情」指向無法解釋的。因此，Turan (1998)提出語句中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應遵循題元等級，<sup>4</sup>即施事角色顯著度等級最高，其次是經驗者角色，最后是客體／受事角色：

### [3] 施事>經驗者>客體／受事

Turan (1998)還觀察到，量化無定名詞做主語(quantified indefinite subject)以及任指的複數小代語(arbitrary plural pro)在土耳其語語篇中的顯著度等級也很低，應排在客體／受事之後。這一點觀察與Miltakaki (2003)對於希臘語的描述一致。一方面，Miltakaki認為希臘語語篇中某一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遵循語法範疇標準（即排序1）；另一方面她還指出，希臘語語篇中無定名詞表達和非人稱代詞（如we／you）的顯著度等級最低且不受其語法範疇影響，如下所示：

### [4] 話題>移情指向角色>主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其它>無定名詞／任指代詞

4. 本文依照的題元等級序列參考Bresnan (2001)提出的題元等級排序，即：施事>接收者>目標／經驗者>工具>客體／受事>處所



最後要介紹的是德語語篇中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的排序。Rambow (1993)指出，德語的這一排序遵循的是語句表層的線性順序。德語是動詞居尾(verb-final)語言，同時也是動詞二位(verb-second)語言。德語語句的主句限定性動詞(finite verb)總是居於句子的第二位，這樣一個語句中僅有兩個位置可供語義實體填充——限定性動詞之前的位置(the Vorfeld, VF)，以及限定動詞和句尾非限定性動詞之間的位置(the Mittelfeld, MF)。VF只可以承載一個語義實體成分——實現在這個位置的語義實體顯著度最高，而其它語義實體均須實現在MF上。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後指中心集合排序有類型學上的差異，即不同語言的語篇內，語句中語義實體的篇章顯著度排序依據不盡相同。這一排序影響了語句中所包含語義實體的篇章可及性，即當前語句中語義實體可否在隨後語句中繼續出現以及如何出現。同時，從上面給出的四個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中不難看出，「話題」或在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如主語成分、施事成分，或VF位置的語義實體）都具有較強的顯著性，因此往往被置於後指中心集合的首位，即最有可能成為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漢語作為話題型語言，其話題位置語義實體也具有更強的顯著性，因此對於隨後的語句更為可及。在這一點上，漢語和日語以及希臘語是相似的。而除卻話題之外，漢語語篇中某一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依據又是什麼呢？這也就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根據這一排序，我們可以預測某一語句中的中心相對於其隨後語句的可及性。換言之，我們期望通過本文的討論給出一個語句中所涉及的語義實體（即後指中心集合成員）的篇章可及性依據。

### 3. 語料分析——漢語含「把」、「給」、「放」、「被」字語句語篇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 3.1 研究對象

本文考察漢語敘述性語篇(narrative discourse)中含有「把」、「給」、「放」、「被」字四類語句的語篇片段。我們從七部當代小說中隨機抽取含「把」字語句的語篇片段115例、含「給」字語句語篇片段118個、含「放」字語句語篇片段106個，以及含「被」字語句語篇片段124個，共計463個語篇片段，35,956字。選擇這四種語句有句法和語義

上的雙重考慮<sup>5</sup>：首先，這四種語句包含主語、直接賓語、間接賓語、介詞賓語等多種語法範疇；另外，這四種語句同時也包含施事、受事（客體）、接收者、處所等多種題元角色；最重要的是，在這四種語句中，語法範疇和題元角色可以有各種實現關係。比如，「把」字語句中客體／受事角色往往通過介詞「把」的賓語實現，接收者角色則是謂詞賓語；而「給」字語句中的接收者則有可能實現為介詞「給」的賓語。<sup>6</sup>在下文中我們會詳細討論這種錯綜複雜的實現關係，旨在更清晰地辨識出決定漢語語篇中某一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排序的因素是句法的還是語義的。在向心理論框架下，我們關注這四種語句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過渡狀態（即以「 $U_{把/被/給/放-1}$ — $U_{把/被/給/放}$ — $U_{把/被/給/放+1}$ 」為單位的語篇片段），例如：

- (3)  $U_{把-1}$ ：拉拉卻聽說王薔住院了，她便打電話慰問。 $U_{把}$ ：王薔把病情告訴了拉拉， $U_{把+1}$ ：（王薔）說是要做手術。

根據前一小節所介紹的回指中心過渡狀態的計算方法，我們總結出了這四種語句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得出以下七種類型：

表 2. 含四種句式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概覽

中心過渡方式	把	給	放	被
延續+延續	75/65.22%	41/34.75%	78/73.58%	73/58.87%
延續+保持	6/5.22%	5/4.24%	5/4.72%	14/11.29%
延續+轉換	16/13.91%	38/32.20%	11/10.38%	19/15.32%
保持+延續/保持	9/7.83%	21/17.80%	3/2.83%	7/5.65%
保持+轉換	8/6.96%	13/11.02%	3/2.83%	8/6.45%

5. 本文是基於篇章層面的討論，但同時也涉及語義和語法層面。篇章層面，本文考察參與語篇中每一個語句回指中心過渡的語義實體，其中語義實體的定義為所涉及語篇模型中談論的所有所指對象，即各種指代成分(Grosz et al. 1995)。另外一個篇章概念是「話題」，本文的定義是「某一個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在此基礎上，我們將考查語義層面上的施事、受事、處所及接受者四個題元角色和語法層面上的主語、直接賓語、間接賓語和介詞賓語四個範疇的篇章表現，進一步回答：漢語語篇中某一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依據是語義層面的還是語法層面的？

6. 本文選取「把」、「給」、「放」、「被」四個詞作為搜索關鍵詞是以盡可能豐富地呈現語法範疇和題元角色的不同實現關係為出發點，四個詞的不同詞性及不同的虛化程度不影響這一出發點，因此本文就這一方面不做過多闡釋。

表 2. (續上表)

中心過渡方式	把	給	放	被
轉換+延續/保持	1/0.87%	—	5/4.72%	3/2.42%
轉換+轉換	—	—	1/0.94%	—
總計	115	118	106	124

在進行具體分析之前，需要對上表做出一些解釋：所有過渡方式組合均以考察的語句—即「把」、「給」、「放」、「被」語句—為中間語句，計算它與之前和隨後語句間的過渡狀態，並以「延續+延續」／「延續+保持」……等形式標記。以「把」字語句為例，「延續+延續」表示「把」字語句的回指中心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的回指中心之間的過渡狀態均為延續。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對長、短被字句進行進一步區分，對於長、短被字句的篇章差異可以參考烏雲賽娜、潘海華(2014)和Wuyun & Pan (2014)。以語篇片段(3)為例，簡要介紹回指中心過渡狀態獲得的方法（下文還將繼續有選擇地給出回指中心過渡狀態的計算）：

U<sub>把-2</sub>：拉拉卻聽說王薔住院了，

U<sub>把-1</sub>：她便打電話慰問。

Cb: [拉拉]  
Cf: {拉拉，王薔，電話}

U<sub>把</sub>：王薔把病情告訴了拉拉，

Cb: [拉拉]  
Cf: {王薔，病情，拉拉} 保持

U<sub>把+1</sub>：（王薔）說是要做手術。

Cb: [王薔]  
Cf: {王薔，手術} 流暢轉換

這是一個「保持+流暢轉換」過渡狀態的語篇片段。首先，U<sub>把-1</sub>通過U<sub>把-2</sub>確定了回指中心「拉拉」；在U<sub>把</sub>中，根據回指中心制約條件

c, 我們確定了排在後指中心 $C_f$ 集合最左端的語義實體、並在 $U_{把}$ 中實現的「拉拉」為 $U_{把}$ 的回指中心, 然而,  $U_{把}$ 中的「拉拉」已經不是該語句的優選中心, 根據表 1 中回指中心過渡狀態的相關計算公式 ( $Cb(U_i) = Cb(U_{i-1})$  且  $Cb(U_i) \neq Cp(U_i)$ ), 該語句與其之前語句的過渡狀態為「保持」。在隨後的 $U_{把+1}$ 中, 回指中心已不再是「拉拉」, 但轉換後的回指中心是該語句的優選中心, 即「王蓄」, 同樣根據表 1 的相應計算公式 ( $Cb(U_i) \neq Cb(U_{i-1})$  且  $Cb(U_i) \neq Cp(U_i)$ ),  $U_{把+1}$ 與 $U_{把}$ 的過渡狀態為流暢轉換。接下來的四個小節將逐一介紹漢語含「把」、「給」、「放」、「被」四種句式的語篇片段中, 回指中心的具體過渡方式以及各種過渡方式所呈現的模式。

### 3.2 「把」字語句

本文將主要以含「把」字語句的語篇片段為例詳細介紹我們對所得資料的描述方式和分析方法, 對於含「給」、「放」和「被」字語句語篇片段的分析方法與此一致, 因此我們從第三小節開始只給出觀察結果而不再對資料做詳細的計算和推導。

首先, 我們通過表 3 給出漢語含「把」字語句的語篇中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根據之前介紹的計算方法, 我們觀察到「把」字語句與其之前和隨後語句之間的七種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包括: 延續+延續、延續+保持、延續+轉換、<sup>7</sup>保持+延續、保持+保持、保持+轉換, 以及轉換+延續。接下來, 我們通過例句介紹部分過渡方式得出的過程, 並對過渡模式進行描述。

表 3. 漢語含「把」字語句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	過渡模式	過渡模式描述
延續+延續	A... , A把...V... , A...	回指中心的過渡只涉及到作為「把」字語句施事的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 其它題元角色不參與回指中心過渡

7. 本文不對「流暢轉換」和「非流暢轉換」進行區分, 原因有二: (1)「非流暢轉換」的過渡情況非常之少, 共10例 (「把」字語篇2例, 「給」字語篇5例, 「放」字語篇2例, 「被」字語篇1例); (2)「非流暢轉換」呈現的模式基本與「流暢轉換」一致 (唯一的不同在於轉換後的回指中心是否充當優選中心)。

表 3.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模式	過渡模式描述
延續+保持	模式I： A...，A把B <sub>客體</sub> ...，B...A...	U <sub>把+1</sub> 的話題/優選中心是通過U <sub>把</sub> 中的「把」字賓語（客體角色）引入（U <sub>把</sub> 中無接收者或處所角色）
	模式II： A...，A把...V B <sub>接收者</sub> ，B...A...	U <sub>把+1</sub> 的話題/優選中心是通過U <sub>把</sub> 中的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引入（U <sub>把</sub> 中同時存在客體角色）
延續+轉換	模式I： A...A把B <sub>客體</sub> ...， B...	U <sub>把</sub> 中的「把」字賓語（客體角色）充當U <sub>把+1</sub> 中心的回指及優選中心（U <sub>把</sub> 中無接收者角色）
	模式II： A...，A把...V B <sub>接收者</sub> ，B...	U <sub>把</sub> 中的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充當U <sub>把+1</sub> 中心的回指及優選中心（U <sub>把</sub> 中有客體角色）
保持+延續	模式I： A...，B把A <sub>客體</sub> ...，A...	U <sub>把</sub> 中的回指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角色）保持，U <sub>把</sub> 中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
	模式II： A...，B把...V A <sub>接收者</sub> ...，A...	U <sub>把</sub> 中的回指中心通過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保持，U <sub>把</sub> 中有「把」字賓語（客體角色）
保持+保持	A...，B把A <sub>客體</sub> V C <sub>接收者</sub> ，C...A...	U <sub>把-1</sub> 的回指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角色）在U <sub>把</sub> 中保持；U <sub>把+1</sub> 的話題/優選中心通過U <sub>把</sub> 中的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引入語篇
保持+轉換	模式I： A...，B把... V A <sub>接收者</sub> ，B...	U <sub>把-1</sub> 的回指中心通過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在U <sub>把</sub> 中保持；U <sub>把</sub> 的話題位置（施事角色）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該語義實體在U <sub>把+1</sub> 中充當轉換後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U <sub>把</sub> 中有「把」字賓語—客體角色）
	模式II： A...，B把A <sub>客體</sub> ...，B...	U <sub>把-1</sub> 的回指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角色）在U <sub>把</sub> 中保持；U <sub>把</sub> 的話題位置（施事角色）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該

表 3.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模式	過渡模式描述
		語義實體在 $U_{把+1}$ 中充當轉換後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 $U_{把}$ 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
轉換+延續	A... , B把... , B...	回指中心的轉換只涉及到作為「把」字語句施事的話題

「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在所有四種句式中所占比例均最高——在以「把」字語句為中間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延續+延續」占65.22%。這種過渡方式最有利於語篇連貫性的維持，因此最為優選。具體來說，例(4)中「把」字語句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海萍」在「把」字語句和其隨後語句中繼續充當回指中心。在這一類型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中，僅有句首位置的話題（句法上的主語及語義上的施事）參與了回指中心的過渡。因此我們無法看到其它句法成分、語義成分在回指中心過渡中的作用和貢獻。

(4) [海萍]在收拾桌上的課本，[Ø]並把手機放進包裡，[Ø]準備下課。

$U_{把-1}$ : [海萍]在收拾桌上的課本，

Cb: [?]  
Cf: {海萍，課本，桌}

$U_{把}$ : [Ø]並把手機放進包裡，

Cb: [ (海萍) ]  
Cf: {海萍，手機，包} 延續

$U_{把+1}$ : [Ø]準備下課

Cb: [ (海萍) ]  
Cf: {海萍} 延續

接下來看「延續+保持」過渡方式。根據第二部分的介紹，「把」字語句上回指中心的「保持」意味著「把」字語句從上一語句中繼承了其回指中心，但該中心在「把」字語句中不再作為置於顯著度等級最高位置的優選中心，而它對於隨後語句的可及性也相應地降低，即繼續充當隨後語句回指中心的可能性降低。以語篇片段(5)為例，

「把」字語句之前的語句 $U_{把-1}$ 的後指中心集合為Cf: {夏紅, 從化鄉下白話}, 其中優選中心為排在集合首位的「夏紅」。按照向心理論制約條件c, 我們推算「把」字語句的回指中心為「夏紅」, 由於該語義實體佔據句首話題位置, 它同時也是該句的優選中心。 $U_{把}$ 的回指中心既是之前語句的回指中心, 又是當前語句的優選中心, 根據表1, 我們確定從 $U_{把-1}$ 到 $U_{把}$ 的過渡方式為「延續」( $Cb(U_i) = Cb(U_{i-1})$ 且 $Cb(U_i) = Cp(U_i)$ )。「把」字語句的後指中心集合(Cf: {夏紅, 拉拉兩人})中的兩個語義實體均在其隨後語句中有句法實現, 根據制約條件c,  $U_{把+1}$ 的回指中心依然被確認為是「夏紅」。由於該回指中心實現在非話題位置上, 失去了優選中心的身分, 因此 $U_{把}$ 到 $U_{把+1}$ 的過渡方式為「保持」( $Cb(U_i) = Cb(U_{i-1})$ 且 $Cb(U_i) \neq Cp(U_i)$ )。

既然原回指(優選)中心在 $U_{把+1}$ 中心被降級, 那麼由誰來充當新的優選中心呢? 從表3中可以看出, 「延續+保持」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展現了兩種不同的模式。模式(I)中,  $U_{把+1}$ 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 即其優選中心是通過「把」字賓語上的客體角色引入, 而在「把」字語句中不存在除施事和客體外的其它題元角色。如例句(5)所示, 「把」字賓語引入客體角色「拉拉兩人」, 該客體角色在隨後的 $U_{把+1}$ 中被置於話題位置(作為主語充當施事), 而回指中心此時退居於賓語位置, 充當客體角色。模式(II)中, 接收者和客體角色同時存在於「把」字語句中, 如例句(6)所示。在這種情況下, 是接收者角色「李斯特」在隨後的 $U_{把+1}$ 中被置於話題位置(作為主語充當施事)。對於這兩個模式我們可以有兩種解釋方法:

第一種可能: 謂詞賓語比介詞賓語的顯著度等級更高, 因此更為下文可及;

第二種可能: 接收者角色比客體角色的顯著度等級更高, 因此更為下文可及。

(5) 延續+保持(模式I)

[夏紅]站在地毯上, ..., [Ø]一口從化鄉下白話惟妙惟肖, [Ø]把拉拉兩人逗得笑到死去活來。兩人逗[夏紅]道, ...

$U_{把-1}$ : [Ø]一口從化鄉下白話惟妙惟肖,

Cb: [夏紅]

Cf: {夏紅, 從化鄉下白話} 延續

U<sub>把</sub>: [Ø]把拉拉兩人逗得笑到死去活來。

Cb: [ (夏紅) ]  
Cf: {夏紅, 拉拉兩人} 延續

U<sub>把+1</sub>: 兩人逗[夏紅]道,

Cb: [夏紅]  
Cf: {兩人, 夏紅} 保持

(6) 延續+保持(模式II)

[王薔]對玫瑰顯然不服氣, [她]曾經把和玫瑰的不同意見寫成email彙報給玫瑰的上司、主管人力資源和行政的總監李斯特, 但是李斯特又把王薔的email轉發回給玫瑰處理。

U<sub>把-1</sub>: [王薔]對玫瑰顯然不服氣,

Cb: [?]   
Cf: {王薔, 玫瑰}

U<sub>把</sub>: [她]曾經把和玫瑰的不同意見寫成email彙報給玫瑰的上司、主管人力資源和行政的總監李斯特,

Cb: [她=王薔]  
Cf: {王薔, 玫瑰, 不同意見, email, 李斯特} 延續

U<sub>把+1</sub>: 但是李斯特又把王薔的email轉發回給玫瑰處理。

Cb: [王薔]  
Cf: {李斯特, 王薔, email, 玫瑰} 保持

我們繼續來看「延續+轉換」。「延續+轉換」的過渡方式意味著：「把」字語句從其之前語句中繼承了回指中心，該語義實體在隨後語句U<sub>把+1</sub>中不再充當回指中心的角色。以語篇片段(7)為例，U<sub>把-1</sub>的後指中心集合為Cf: {帕米拉, 上海辦, 行政主管}，其中優選中心為排在集合最左端的「帕米拉」。按照向心理論制約條件c，我們推算「把」字語句的回指中心為「帕米拉」，它同時也是該句的優選中心。「把」字語句的後指中心集合 (Cf: {帕米拉, 下屬的助理麥琪等人}) 中唯一在U<sub>把+1</sub>中實現的語義實體是「麥琪」，因此「麥琪」被視為U<sub>把+1</sub>的優選及回指中心。根據表1中的公式，當前回指中心並非前一語句回指(優選)中心 (Cb(U<sub>i</sub>) ≠ Cb(U<sub>i-1</sub>) 且 Cb(U<sub>i</sub>) ≠ Cp(U<sub>i</sub>)) 時，語句過渡方式為轉換。



那麼問題是：當回指中心發生轉換時， $U_{\text{把}+1}$ 中的回指中心由誰充當？表3同樣呈現了「延續+轉換」過渡方式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與上面所看到的「延續+保持」的兩種情況完全對應：即當「把」字語句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時，「把」字賓語位置上的客體角色在其隨後語句中被放在最顯著的話題位置；與「保持」過渡不同的是，「把」字語句的回指中心並沒有實現在其隨後語句中，因此回指中心發生「轉換」，而轉換是通過「把」字賓語引入的客體角色實現的。而當「把」字語句中既有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又有介詞賓語（客體角色）時，如語篇片段(8)所示，是接收者角色「李斯特」在隨後的 $U_{\text{把}+1}$ 中被置於話題位置（作為主語充當施事）。對於這兩個模式同樣可以有兩種解釋方法，即(a)謂詞賓語比介詞賓語的顯著度等級更高，因此更為下文可及；或(b)接收者角色比客體角色的顯著度等級更高，因此更為下文可及。

(7) 延續+轉換（模式I）

[帕米拉]上任上海辦行政主管後，[Ø]把下屬的助理麥琪等人收拾得體無完膚。麥琪天性頗有些桀驁不馴，奮起反抗。

$U_{\text{把}-1}$ : [帕米拉]上任上海辦行政主管後，

Cb: [?] Cf: {帕米拉, 上海辦, 行政主管}
---------------------------------

$U_{\text{把}}$ : [Ø]把下屬的助理麥琪等人收拾得體無完膚。

Cb: [ (帕米拉) ] Cf: {帕米拉, 麥琪等人} 延續
-------------------------------------

$U_{\text{把}+1}$ : 麥琪天性頗有些桀驁不馴，奮起反抗。

Cb: [麥琪] Cf: {麥琪} 轉換
-------------------------

(8) 延續+轉換(模式II)

[王宏]本人多少覺得拉拉此番未免太過合算，...[他]在「建議工資」一欄裡填了8800。[王宏]把表格送去給李斯特，李斯特一看馬上說，.....

$U_{\text{把}-1}$ : [他]在「建議工資」一欄裡填了8800。

Cb: [他=王宏] Cf: {王宏, 8800, 「建議工資」一欄} 延續
---

U<sub>把</sub>: [王宏]把表格送去給李斯特，

Cb: [王宏] Cf: {王宏，表格，李斯特} 延續
--------------------------------

U<sub>把+1</sub>: 李斯特一看馬上說，...

Cb: [李斯特] Cf: {李斯特} 轉換
---------------------------

事實上，我們在「保持+延續／保持／轉換」的過渡方式中也同樣觀察到了這兩種模式。這裡，我們僅給出例句（見附錄），不做進一步詳細說明，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試著自己通過向心理論回指中心的計算方式加以推導、計算。簡單來講，對於漢語「把」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中語句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我們可以總結如下：

[1] 「把」字語句和前後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延續，以及「把」字語句和隨後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轉換，依賴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話題實現；

[2] 「把」字語句和其之前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保持情況如下：

當「把」字語句中同時有謂詞賓語（接收者）和「把」字賓語（客體）時，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通過謂詞賓語（接收者）在「把」字語句中保持；

當「把」字語句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時，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在「把」字語句中保持；

[3] 「把」字語句和其隨後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保持／轉換情況如下：

當「把」字語句中同時有謂詞賓語（接收者）和「把」字賓語（客體）時，其隨後語句中的優選中心通過「把」字語句中的謂詞賓語（接收者）引入語篇；

當「把」字語句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時，其隨後語句中的優選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引入語篇；

[4] 從含「把」字語句的語篇中初步可以判斷語義實體顯著度等級排序可受到題元等級排序或語法範疇排序的影響，即接收者角色相對客

體角色顯著度等級更高，或謂詞賓語比介詞賓語顯著度等級更高，更有可能充當回指中心，在篇章中更可及。

至此，我們僅能確認兩個題元角色（接收者和客體）和兩個語法範疇（謂詞賓語和介詞賓語）之間的顯著度關係，這顯然是不夠的。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消除題元角色和語法範疇的重疊性，因此我們需要考察接收者角色不作為謂詞賓語時的顯著性：如果接收者在介詞賓語位置上，其顯著性是否仍高於客體呢？對此問題，我們進一步考察了漢語含「給」字語句的語篇片段。

### 3.3 「給」字語句

根據《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2005），「給」字既可以做動詞（例9）也可以做介詞（例10）使用。

(9) 那本書我給你了。

(10) 給他去個電話。

無論做動詞或做介詞用，「給」字賓語的題元角色不變，均為接收者。同一個句子中同時存在客體：當「給」字做介詞時，接收者角色是介詞賓語，而客體角色的語法範疇為謂詞賓語；這與之前考察的「把」字語句的情況剛好相反。我們考察的「給」字語句語篇片段既包含動詞「給」也包含介詞「給」，旨在辨識介詞「給」的賓語的顯著性（即篇章可及性）是否依然高於作為謂詞賓語的客體角色。首先給出漢語含「給」字語句語篇片段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概覽。

表 4. 漢語含「給」字語句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模式	過渡方式模式描述
延續+延續	A...，A給B...， A...	回指中心的過渡只涉及到作為「給」字語句施事的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其它題元角色不參與回指中心過渡
延續+保持	A...，A給B...， B...A...	$U_{給+1}$ 的話題位置的優選中心通過 $U_{給}$ 中的接收者角色引入語篇（「給」字做動詞和介詞情況均有）

表 4.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模式	過渡方式模式描述
延續+轉換	A... , A V C給B , B...	$U_{給}$ 中的接收者角色在 $U_{給+1}$ 中充當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全部「給」字語句中的「給」均為介詞)
保持+延續	A... , B給A , A...	$U_{給}$ 的回指中心通過接收者角色得以保持 (「給」字做動詞或介詞)
保持+轉換	A... , B給A... , B...	$U_{給-1}$ 的回指中心在 $U_{給}$ 中通過接收者角色保持, 同時 $U_{給}$ 的話題位置 (施事角色) 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 該語義實體在 $U_{給+1}$ 中充當轉換後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給」字做動詞和介詞情況均有)

漢語含「給」字語句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情況較為簡單, 僅有五種不同的過渡狀態。表 2 的資料顯示, 「給」字語句與前後語句之間多呈「延續+延續」(34.75%)和「延續+轉換」(32.20%)的過渡方式。具體來說, 「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下 (如例 11 所示), 「給」字語句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財務VP柯必得」在「給」字語句和其隨後語句中繼續充當回指中心。我們最後一次給出回指中心推導過程:  $U_{給-1}$  的後指中心集合為 Cf: {財務VP柯必得};  $U_{給}$  的後指中心集合為 Cf: {財務VP柯必得, 郵件, 何好德, 李斯特}, 即  $U_{給-1}$  中的優選中心「財務VP柯必得」在「給」字語句中仍為回指及優選中心。根據表 1 中相應的計算公式  $Cb(U_{i-1})=[?]$  且  $Cb(U_i)=Cp(U_i)$ , 我們推斷從  $U_{給-1}$  到  $U_{給}$  回指中心處延續狀態。隨後語句  $U_{給+1}$  的後指中心集合為 Cf: {財務VP柯必得, 拉拉}, 即回指中心和優選中心均未改變, 因此仍是回指中心的延續。在這一類型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中, 僅有話題 (句法上的主語及語義上的施事) 參與了回指中心的過渡。

## (11) 延續+延續

$U_{給-1}$ : 財務VP柯必得對此很滿意,  $U_{給}$ : 寫了個郵件給何好德和李斯特,  $U_{給+1}$ : 表揚拉拉。

然而, 「給」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中, 其它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所呈現的模式卻說明我們解答了「把」字語句語篇無法解答的問題, 即影響後指中心集合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因素究竟是題元角色序列還是

語法範疇排序。表 4 顯示，如若「給」字語句和其之前語句之間發生回指中心保持，那麼「給」字語句中的回指中心通過接收者角色得以保持（該角色可以實現為謂詞賓語或介詞賓語）；如若「給」字語句和其之後語句之間發生回指中心保持，那麼其隨後語句話題位置的優選中心通過「給」字語句中的接收者角色（同樣可以實現為謂詞賓語或介詞賓語）引入語篇，如語篇片段(12)所示。例(12)中， $U_{給-1}$ 的回指中心「拉拉」是在是在 $U_{給}$ 中實現的，在 $Cf(U_{給-1})$ 中顯著度最高的元素，但卻不是「給」字語句中顯著度等級最高的語義實體，因此從 $U_{給-1}$ 到 $U_{給}$ 發生了回指中心保持（即 $Cb(U_i) = Cb(U_{i-1})$ 且 $Cb(U_i) \neq Cp(U_i)$ ）。值得注意的是，例(12)中的「給」是介詞，因此作為接收者的「她」（=拉拉）其實是介詞賓語；同時該語句存在謂詞賓語「電話」充當客體角色。這說明即使題元角色在語法上被降級，它仍然在後指中心集合排序中更靠前，即顯著度更高，更為下文可及。

(12) 保持+延續

[拉拉]平時難得輪到和李斯特講話，今番老闆親自給[她]打電話，[她]受寵若驚，……

(13) 延續+轉換

[何好德]到現場轉了一圈，[Ø]看在眼裡，[自己]打電話給兩個不作為的部門的頭兒。不一會兒，兩個人都氣喘吁吁地跑到搬家現場來。

「延續+轉換」的過渡方式及其模式進一步證明了上述觀點。從表 2 和表 4 我們觀察到：一，以「給」字語句為中間語句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延續+轉換」的過渡方式所占比例僅低於「延續+延續」；第二，本文所考察的所有「延續+轉換」的語篇片段中，「給」字都是介詞——即「給」字語句呈「施事+謂詞+賓語+給+接收者」模式（如例 13）；第三，在之前一個回指中心延續的前提下，如若「給」字語句和其之後語句之間發生回指中心轉換，那麼 $U_{給+1}$ 中新的回指中心均由 $U_{給}$ 中「給」字賓語位置的接收者所引入語篇的語義實體充當，如例(13)所示。語篇片段(13)中「給」字語句的「給」做介詞用，語義實體「兩個不作為的部門的頭兒」是介詞賓語。同時語句存在謂語「打電話」，其中作為客體角色的「電話」是謂詞賓語。而 $U_{給}$ 和 $U_{給+1}$ 間回指中心的轉換是通過介詞「給」的賓語引入的接收者角色完成的——即 $U_{給}$ 中的接收者在 $U_{給+1}$ 中排在後指中心成員集合中第一位，進而被確認為轉換後的回指及優選中心。在全部38個(32.20%)「延續+轉換」過渡方

式的語篇片段中，接收者角色均由介詞「給」的賓語引入語篇，並在隨後語篇中充當新的回指和優選中心。這再次證明，影響後指中心集合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因素應該是題元角色等級，而非語法範疇排序。為了不武斷下結論，我們進一步對漢語「放」字語句和「被」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進行考察。由於我們目前為止的討論僅集中在接收者和客體題元角色，並不全面；引入「放」字語句和「被」字語句的目的為二：一是考察其它題元角色，如處所角色和施事角色，在後指中心集合排序中的位置及其篇章可及性；二是再次確認漢語句首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的顯著度是否確實最高，且不受其題元角色等級排序的影響。

### 3.4 「放」字語句<sup>8</sup>

以「放」字語句為中間語句的語篇片段呈現七種不同的過渡方式類型，如表 5 所示。

表 5. 漢語含「放」字語句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模式	過渡方式模式描述
延續+延續	A...，A放（下／在／到）...，A...	回指中心的過渡通過語句中的第一個語義實體實現，該語義實體可以是施事、客體及處所

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前文的討論中避開了四種類型語句共現的情況，但「把」字句和「放」字句共現的語句較多，因此在106個含「放」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我們包括了35例「把」和「放」共現的情況。例如：

- (i) 「藍褲子」坐下後，[把]隨身背著的LV手袋[放]到挨著窗的一邊，繫好安全帶

.....

在這35例中，有3例是「延續+流暢轉換」的情況，其餘32例均為「延續+延續」。「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只涉及到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在同時有「把」和「放」的語句中，該語義實體是句法上的主語以及語義上的施事。另外3例「延續+流暢轉換」的語篇片段中，「把」字的共現並沒有使得語句間的流暢轉換變得不同，因此本文沒有單獨進行討論。從另一個角度，我們借用這些共現的例句，將從「把」和「放」字語句中分別觀察到的現象進行平行對比、相互印證。不同的視角下得出了相一致的結果，即語篇片段中話題以外的語義實體，按其在題元等級序列上的位置進行顯著度等級的排序。

表 5.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模式	過渡方式模式描述
延續+保持	模式I： A...，A放在／ 到B <sub>處所</sub> ，B...A...	U <sub>放+1</sub> 中話題位置的優選中心是通過U <sub>放</sub> 中的處所角色引入語篇的 (U <sub>放</sub> 中無客體角色)
	模式II： A...，A放在／ 到B <sub>處所</sub> ，C...A...	U <sub>放+1</sub> 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充當優選中心，回指中心居於次顯著位置
延續+轉換	模式I： A...，A <sub>處所</sub> 放著 B <sub>客體</sub> ，B...或 A...，A在B <sub>處所</sub> 放 C <sub>客體</sub> ，C...	U <sub>放</sub> 中的客體角色在U <sub>放+1</sub> 中充當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模式II： A...，A放在B <sub>處所</sub> ...，B...或 A...，A在B <sub>處所</sub> 放 C <sub>客體</sub> ，B...	U <sub>放</sub> 中的處所角色在U <sub>放+1</sub> 中充當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保持+延續	A...，B放A <sub>客體</sub> 在 C <sub>處所</sub> ...，A...	U <sub>放</sub> 中回指中心的保持通過客體角色實現 (U <sub>放</sub> 中同時存在處所角色)
保持+轉換	模式I： A...，B <sub>施事</sub> ...A <sub>客體</sub> 放 (在) C <sub>處所</sub> ...，B...	U <sub>放-1</sub> 的回指中心在U <sub>放</sub> 中通過客體位置保持，U <sub>放</sub> 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 (施事角色)，該語義實體在U <sub>放+1</sub> 中充當轉換後的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模式II： A...，B <sub>施事</sub> ...A <sub>處所</sub> 放C <sub>客體</sub> ...，B...	U <sub>放-1</sub> 的回指中心在U <sub>放</sub> 中通過處所位置保持，U <sub>放</sub> 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 (施事角色)，該語義實體在U <sub>放+1</sub> 中充當轉換後的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轉換+延續	A...B，B...放 (在 ／下) ...，B...	回指中心的過渡僅涉及前後語句的施事角色，U <sub>放</sub> 中的新回指中心通過U <sub>放-1</sub> 中的謂詞賓語引入

表 5.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模式	過渡方式模式描述
轉換+轉換	A...B... , B...C <sub>客體</sub> 放進D <sub>處所</sub> ... , C...	U <sub>放</sub> 的回指中心通過U <sub>放-1</sub> 中的謂詞賓語引入語篇, U <sub>放+1</sub> 的回指中心通過U <sub>放</sub> 中的客體角色引入語篇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中所涉及的題元角色呈多樣性——作為回指中心的語句中的首個語義實體可以是施事、客體及處所(如(14-16)所示)。這再次證明了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具有最高的顯著性,且其顯著度不受其自身題元角色的影響。語篇片段(14-16)中「放」字語句的回指中心(同時也是優選中心)依次是施事「Doris」、客體「(我的)高跟鞋」和處所「(顧源的)旁邊」。這樣,本文第一次將施事角色和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分離。此外,在這七種過渡方式類型中,有四種同時涉及「放」字語句中的客體和處所角色,即「延續+轉換」、「保持+延續」、「保持+轉換」,以及「轉換+轉換」過渡。這符合我們對「放」字為中間語句的語篇片段的最初要求,即這些語篇片段為我們考察其它題元角色在語篇中的篇章可及性差異提供了條件。通過對這四種回指中心過渡方式的觀察,我們觀察到以下有趣的現象:

首先,在「放」字語句和其之後語句之間發生回指中心「轉換」的情況下,當「放」字語句中同時存在客體和處所角色時,僅有兩例通過「放」字語句中的處所角色引入其隨後語句中的回指中心,如語篇片段(17)所示。語篇片段(17)的「放」字語句中同時存在處所角色「我面前的茶几上」和客體角色「一杯水」,而其隨後語句(U<sub>放+1</sub>)選擇了U<sub>放</sub>中處所角色中的「我」作為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另有三例是在「放」字語句中缺失客體角色的前提下通過「放」字語句的處所角色引入隨後語句的回指中心,如(18)所示。語篇片段(18)中只有處所角色「宮洛面前」,而這一角色在隨後語句中充當轉換後的回指中心。其餘6例中的「放」字語句中既有客體角色也有處所角色,而其隨後語句的回指中心由客體角色引入語篇,如(19)所示。語篇片段(19)的「放」字語句中有客體角色「一個大碗」和處所角色「大家面前」,隨後語句選擇了U<sub>放</sub>的客體角色「一個大碗」作為新的轉換後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 (14) ... $U_{放-1}$ : [Doris] 看了看裡面優雅而精美的致詞，笑了笑， $U_{放}$ : [Ø] 隨手放進碎紙機裡， $U_{放+1}$ : [Ø] 然後按動按鈕。
- (15)  $U_{放-1}$ : [我] 盤腿坐在空曠的T台邊上， $U_{放}$ : [ (我的) 高跟鞋] 脫下來放在了一邊。 $U_{放+1}$ : [ (我的) 頭頂] 是黃色的大燈，...
- (16)  $U_{放-1}$ : [顧源] 躺在床上耳朵裡塞著耳塞， $U_{放}$ : [ (顧源的) 旁邊] 放著iPad。 $U_{放+1}$ : [顧源] 感到有人開了燈，...
- (17)  $U_{放-1}$ : [石靜] 無聲地起身離去， $U_{放}$ : [Ø] 旋又無聲地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杯水」。 $U_{放+1}$ : 我心裡一陣怒火，...
- (18)  $U_{放-1}$ : 當[我]在五分鐘內從樓下星巴克把卡布奇諾買上來， $U_{放}$ : [Ø] 放到宮洛面前的時候， $U_{放+1}$ : 他只是喝了一口，然後就抬起頭，...
- (19)  $U_{放-1}$ : 吃飯時，[大家] 坐成一圈， $U_{放}$ : [每人面前] 放著一個大碗， $U_{放+1}$ : 碗裡裝滿烈酒

在「保持+延續」過渡狀態下，回指中心在「放」字語句中通過客體角色保持，同時「放」字語句中存在處所角色，如例(20)所示。同樣，在「轉換+轉換」過渡狀態的唯一一個語篇片段中，「放」字語句客體角色引入語篇片段的語義實體在 $U_{放+1}$ 中充當轉換後的回指及優選中心，即回指中心從 $U_{放}$ 到 $U_{放+1}$ 的轉換依賴客體角色，如例(21)所示。這兩個語篇片段的「放」字語句中既有客體角色（「皮子」和「一個雞蛋」）又有處所角色（「火上」和「油裡」），而在(20)中， $U_{放-1}$ 的回指中心在「放」字語句中的保持是通過客體角色「皮子」完成的，該客體角色在隨後語句（ $U_{放+1}$ ）中繼續充當回指中心；(21)中從 $U_{放}$ 到 $U_{放+1}$ 的回指中心的轉換也是依賴由「放」字語句客體角色引入語篇的語義實體「一個雞蛋」實現的，即「雞蛋」在 $U_{放+1}$ 中作為新的轉換後的回指中心。

- (20)  $U_{放-2}$ : [皮帶] 被我剝成了小塊， $U_{放-1}$ : [皮鞋] 也拆成一片片的皮革， $U_{放}$ : 然後我用戰士們擦槍的通條將[皮子] 串起來放在「火上」烤， $U_{放+1}$ : [皮子] 最先散發出來的一股焦臭的味道，...
- (21)  $U_{放-1}$ : 我把位置讓給[她]， $U_{放}$ : [她] 默默地、麻利地磕了個雞蛋放進油裡， $U_{放+1}$ : 蛋清在熱油裡鼓起泡。

「保持+轉換」的過渡狀態呈現兩種不同的模式，這兩種模式同時涉及到「放」字語句中的三個不同的題元角色—施事、客體和處所。模式(I)中， $U_{放-1}$ 的回指中心在「放」字語句中通過客體位置保持，「放」

字語句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做施事角色，該施事角色在 $U_{放+1}$ 中扮演轉換後的新的回指及優選中心，如(22)所示。模式(II)中， $U_{放-1}$ 的回指中心在「放」字語句中通過處所位置保持，「放」字語句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做施事，該施事在 $U_{放+1}$ 中充當轉換後的回指及優選中心，如(23)所示。在這兩個語篇片段中， $U_{放}$ 與 $U_{放-1}$ 之間回指中心的保持分別依靠作為客體的「我的那隻手」和作為處所的「餛飩裡」，而兩個「放」字語句中顯著度等級最高的話題位置都用來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她」和「我」，這兩個語義實體在隨後的語句中充當轉換後的回指及優選中心。

(22)  $U_{放-1}$ : [我]把一隻手伸給她， $U_{放}$ : 她用兩隻手抱著[我的那隻手]放在「胸前」， $U_{放+1}$ : (她) 孩子一樣心滿意足地睡了。

(23)  $U_{放-1}$ : 涼風一吹，[餛飩]碗上凝了一層油脂。 $U_{放}$ : 我往[餛飩裡]放了「勺辣椒糊」， $U_{放+1}$ :  $\emptyset$ 把[油汪汪、紅乎乎的兩碗餛飩]都囫圇吞了下去。

上述描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在「放」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中，客體角色和處所角色均有可能充當(1)保持原回指中心，或(2)引入新的語義實體進而為回指中心轉換做準備的可能。那麼在二者之間是否有某種傾向性就成了我們關心的問題。通過對全部18個語篇片段進行逐一考察後我們發現，共有11例通過「放」字語句的客體角色保持原有的回指中心，或引入新的語義實體為隨後語句的回指中心轉換做準備；其餘7例則是通過處所角色完成這兩個任務，而在這7例中有5例的「放」字語句中缺失客體角色。也就是說，「放」字語句中同時存在客體角色和處所角色的語篇片段僅有13例，其中11例語篇片段通過客體角色完成回指中心的保持，或新語義實體的引入；而僅有兩例是通過處所角色完成這兩個任務。雖然在目前所考察的資料中，屬於這四類回指中心過渡方式的語篇片段數目並不多，但從11:2的比例上仍然能看到一個較強的傾向性，即相對於處所而言，客體角色的顯著度等級更高，更有可能充當回指中心，在篇章中更及。在以後的工作中，我們會增加所考察語篇片段的數量，以期看到更強的傾向性抑或其它有趣的現象。

最後我們回到「保持+轉換」的過渡狀態所呈現兩種模式。事實上，與此相同的兩種模式同時存在於「把」字和「給」字語句語篇片段中（參考表3和表4），並且這符合我們對話題位置語義實體顯著度等級的預期——即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顯著度等級最高，在回指中心

發生「延續」或「轉換」時，該語義實體更容易被選為延續的或轉換後的回指中心。我們通過「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觀察到，話題的顯著度並不受佔據此位置的語義實體的題元角色的影響。為了進一步確認話題位置的特殊性，我們在本部分的最後一小節中討論漢語「被」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目的是再次區分話題和施事角色。

### 3.5 「被」字語句

Wuyun & Pan (2014)中曾在向心理論的框架下考察了漢語「被」字語句的語篇功能。他們發現，在「被」字語句作為中間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的「延續」是最常見的過渡方式，而「被」字前的語義實體—話題—在回指中心延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們還注意到「被」字賓語（施事）在回指中心過渡及維繫語篇連貫性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被」字賓語位置（施事）或者保持原回指中心，或者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為隨後語句的回指中心轉換做準備。本文所考察的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進一步證實了Wuyun & Pan (2014)的這一結論。

表 6. 漢語含「被」字語句語篇回指中心過渡方式

過渡方式	過渡模式	過渡模式描述
延續+延續	A...，A被...V...， A...	回指中心的過渡只涉及到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客體／受事），其它題元角色不參與回指中心過渡
延續+保持	模式I： A...，A被B...， B...A...	$U_{\text{被}+1}$ 的優選中心通過 $U_{\text{被}}$ 中「被」字賓語（施事）引入語篇
	模式II： A...，A被B...， C...A...	$U_{\text{被}+1}$ 話題位置引入新的優選中心，回指中心置於次顯著位置
延續+轉換	模式I： A...A被B...，B...	$U_{\text{被}+1}$ 中新的回指／優選中心由 $U_{\text{bei}}$ 中的施事（被字賓語）充當

表 6. (續上表)

過渡方式	過渡模式	過渡模式描述
	模式II： A...，A被B...， C...	$U_{\text{被}+1}$ 話題位置引入一個新的回指中心／ 優選中心
<u>保持+延續</u> ／ <u>保持</u>	A...，B被A...， A...／ A...，B被A...， C...A...	$U_{\text{被}-1}$ 的回指／優選中心在 $U_{\text{bei}}$ 中通過施事 (被字賓語)保持，並在 $U_{\text{被}+1}$ 中延續／保持
<u>保持+轉換</u>	A...，B被A...， B...	$U_{\text{被}-1}$ 的回指／優選中心在 $U_{\text{bei}}$ 中通過施事 (被字賓語)保持， $U_{\text{被}}$ 的話題位置引入一個 新的語義實體，並充當 $U_{\text{被}+1}$ 的新的回指 ／優選中心
<u>轉換+延續</u> ／ <u>保持</u>	A V B，B被...， B...／ A V B，B被...， ...B	$U_{\text{被}-1}$ 的賓語位置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 體，該語義實體在 $U_{\text{被}}$ 中充當轉換後的新 回指／優選中心，該回指中心在 $U_{\text{被}+1}$ 中 被延續／保持

首先，「被」字語句中的話題成分並不與施事重合，而是與受事重合。但我們仍然把作為受事的話題成分看作顯著度等級最高的語義實體。之前的論述並沒有很好地解釋這樣做的原因，而只是在第二部分簡單地提到：從類型學的角度考慮，不同語言的話題或句首位置（如主語或施事）都具有較強的顯著性，因此被置於後指中心集合的最左端，並最有可能成為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其實，這樣的處理有著實際的篇章連貫性意義。本文的第一部分指出，向心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能夠更為直觀地計算篇章中話題連續性的工具。第三部分的計算和分析展示了如何使用向心理論的限制條件和回指中心計算公式，推導出語篇中語句間話題的延續、保持及轉換方式。通過對回指中心過渡方式的計算，我們得出不同句式參與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的不同過渡方式及數量。這些資料的得出是建立在將語句中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判作最顯著中心的前提下的。

在這個前提下，本文資料顯示：回指中心的「延續+延續」是最常見（數量最多）的過渡方式。正是這種過渡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證了

語篇的連貫性；如若我們單純按照「題元角色等級」決定後指中心集合成員的顯著度，那麼全部「延續+延續」過渡方式<sup>9</sup>的語篇片段都要變成「保持+延續」過渡（部分甚至變成「轉換+轉換」，詳細討論見 Wuyun & Pan 2014），這無疑大大降低了篇章的連貫性。因此從語篇連貫性（更具體而言，從回指中心的延續）角度考慮，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顯著度等級最高，它的地位不受其「題元角色排序」的影響。作為顯著度等級最高的話題成分，其自身的題元角色不進一步參與到顯著度等級的排序中。即我們主張，對於語篇中某一語句所涉及的全部語義實體，首先將話題成分排在後指中心集合最左端，剩餘語義實體按照其在題元序列中的位置排序，這樣得到的偏序集合即是該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的排序。

上述排序方法在「被」字語句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中的具體操作方法是：首先確認話題位置的受事角色，將其放在集合的最左端——即話題位置的受事角色顯著度等級最高，篇章可及性也最高（最易於成為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將剩餘的語義實體按照題元角色序列進行排序，即施事>接收者>處所。在我們考察的所有漢語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如果回指中心在「被」字語句和其前後語句間被延續，那麼回指中心的延續借助的一定是話題位置的受事角色； $U_{被-1}$ 如果借助 $U_{被}$ 中的某一語義實體實現回指中心的保持，那麼該語義實體一定是施事角色；如果 $U_{被+1}$ 借助 $U_{被}$ 中的某一語義實體實現回指中心的保持或轉換，那麼它借助的也一定是作為「被」字賓語的施事，如例句(24-27)所示。

語篇片段(24)中回指中心呈「延續+延續」的過渡，整個過程只有作為話題的受事角色參與了回指中心過渡；(25)中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是「保持+延續」， $U_{被-1}$ 借助施事保持回指中心「帕里拉」，該回指中心在 $U_{被+1}$ 中繼續被延續；語篇片段(26)中 $U_{被}$ 的回指中心在 $U_{被+1}$ 被保持，這意味著其優選中心的位置被另一個語義實體取代，而取代它的優選中心——「阿兵」——正是由 $U_{bei}$ 的「被」字賓語（「身邊的阿兵」）引入語篇的施事；同理，(27)中回指中心在 $U_{被}$ 和 $U_{被+1}$ 之間發生了轉換， $U_{被+1}$ 中取代原 $U_{被}$ 回指中心的語義實體——「周欣」——也是由 $U_{被}$ 的「被」字賓語位置引入語篇的施事。由此可見，「被」字語句和其前

9. 「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在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占58.87%；在全部四種語句中，「延續+延續」的過渡方式占57.66%。

後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延續都是通過話題位置的受事完成的；而回指中心的保持和轉換則依賴於「被」字賓語位置的施事。這再次證實了我們的觀點：漢語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在篇章中的顯著度等級最高，進而篇章可及性最高，其顯著度不受自身題元角色的影響；在一個語句中，話題外其它語義實體的顯著度依照其在題元等級序列上的位置排序，題元等級中越靠近左端的語義實體顯著度越高，篇章可及性也越高，因此更易於被選作保持原有回指中心，或引入新的語義實體為回指中心轉換做準備。

- (24)  $U_{被-1}$ : [拉拉]睡得正香,  $U_{被}$ : [Ø]被他吵醒了,  $U_{被+1}$ : [Ø]瞌睡得很,  $U_{被+2}$ : [Ø]迷迷糊糊中不滿地嘟囔道, ...
- (25)  $U_{被-2}$ : [帕米拉]不但並沒有幫助周亮,  $U_{被-1}$ : [Ø]反而幸災樂禍,  $U_{被}$ : 結果周亮被[Ø]氣得夠嗆還沒法發作,  $U_{被+1}$ : (周亮)寧可降下身價來求海倫, ...
- (26)  $U_{被-2}$ : [穀子]已經有些醉意,  $U_{被-1}$ : [Ø]滿目仇恨推開車門。  $U_{被}$ : [Ø]卻被身邊的阿兵拉住。  $U_{被+1}$ : 阿兵示意[他]留在車上不要出面。
- (27)  $U_{被-1}$ : [李師傅]本來要陪他們一起去民政局的,  $U_{被}$ : 但[Ø]在醫院門口上計程車時, [Ø]被周欣委婉地攔住。  $U_{被+1}$ : 周欣說, ...

#### 4. 討論

綜合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們觀察到漢語含「把」、「給」、「放」和「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過渡依賴語句中特定的語義實體，並呈現較為工整的模式。首先，通過對含「把」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過渡方式的描寫，我們發現，「把」字語句和前、後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延續，以及「把」字語句和隨後語句之間回指中心的轉換，都依賴語句話題位置的施事實現；當「把」字語句中同時有謂詞賓語（接收者角色）和「把」字賓語（客體角色）時，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通過謂詞賓語（接收者）在「把」字語句中保持，而當「把」字語句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時，之前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在把字語句中保持；當「把」字語句中同時有謂詞賓語（接收者）和「把」字賓語（客體）時，隨後語句中的優選中心通過「把」字語句中的謂詞賓語（接收者）引入語篇，而當把字語句中無謂詞賓語（接收者）時，隨後語句中的優選中心通過「把」字賓語（客體）引入語篇。對於這些觀察的解讀可以

從題元等級或語法範疇排序兩個角度進行，因此我們考察了接收者角色作為非謂詞賓語時的顯著性情況，即含「給」字語句的語篇片段。

漢語的「給」字既可以做動詞也可以做介詞，任一情況下，「給」字賓語的題元角色不變，均為接收者。同時，在「給」字語句中又存在著客體角色；當「給」字做介詞時，接收者角色是介詞賓語，而客體角色的語法範疇為謂詞賓語。這與上述「把」字語句的情況剛好相反。我們考察的「給」字語句語篇片段既包含動詞「給」也包含介詞「給」。結果顯示，在回指中心「延續+轉換」的語篇片段中，接收者角色均由介詞「給」的賓語引入語篇，並在隨後語篇中充當轉換後的回指和優選中心。這證明，影響後指中心集合成員顯著度等級排序的因素應該是題元角色等級，而非語法範疇排序。

隨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漢語含「放」和「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旨在觀察其它題元角色在後指中心集合中的位置及其篇章可及性；以及為「漢語話題位置語義實體的顯著度最高」這一主張提供一定的佐證。在「放」字語句參與的語篇片段中，客體和處所角色均有可能保持原回指中心或引入新的語義實體（為回指中心轉換做準備）。從數量上看，當客體和處所角色同時存在時，上述語篇維繫功能絕大多數是通過客體角色實現——即相對於處所而言，客體角色的顯著度等級更高，更有可能充當回指中心，在篇章中更可及。

最後，通過「放」和「被」字語句，我們分離了話題成分和施事角色，進而更清晰地觀察到話題位置的特殊性。除卻話題位置的受事角色外，「被」字語句中的施事角色是最為積極地參與到回指中心的保持和轉換中的語義實體，這也在極大程度上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漢語後指中心集合的排序依照題元角色等級序列。綜上，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 壹. 漢語語篇中居於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顯著度等級最高，排於後指中心偏序集合的最左位置。該語義實體篇章可及性最高，且不受其題元角色的限制；
- 貳. 除話題位置外，後指中心集合排序遵循題元角色等級序列：不同語義實體的篇章可及性受到它在序列上位置的影響，但話題位置的題元角色不參與排序；
- 參. 漢語後指中心集合成員排序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確認在語句中實現的首個語義實體為話題，第二層將剩餘語義實體按其

題元等級序列上的位置排序，越靠近序列左端的語義實體顯著性越高，越有可能成為下一語句的回指中心，如表 7 所示：

表 7. 漢語後指中心集合排序

第一層	話題				
		第二層	題元等級 序列	被	施事>接收者>處所
				把 / 給	接收者>受事 / 客體>處所
				放	受事 / 客體>處所

本文考察了漢語含「把」、「給」、「放」、「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段中回指中心的過渡方式，發現語篇中語義實體的篇章可及性由其在題元角色等級序列中的位置決定。但話題位置的語義實體不受其題元角色排序的影響，總是處於篇章最可及的位置。這一結論的得出幫助我們從更直觀的角度描畫出了漢語篇章連貫性的具體實現方式。我們希望通過本文的討論為篇章分析提供一些新的視角。不足的是，本文現階段僅考察了施事、接收者、客體／受事以及處所這四個題元角色，而題元序列中的另外三個角色，即目標、經驗者和工具，尚未被包括進來。在日後的研究中，我們會進一步擴大漢語語篇片段類型，以期可以提供一個更全面的關於漢語語篇中回指中心過渡方式及不同語義實體篇章可及性的分析。

## 謝辭

本文內容是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基金資助的GRF項目(FRG-17-009-UIC)的研究成果之一，由第一作者在澳門科技大學工作期間完成，謹致誠摯謝意。同時也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 附錄 漢語「把」字語句參與語篇片段舉例

- ① 保持+延續（模式I）  
[拉拉]不知道蘭妮是誰，[她]也不關心這個。寶馬在中酒附近把[她]放下，[她]暫時化險為夷，...
- ② 保持+延續（模式II）



[王宏]忽略了拉拉會幹什麼和幹過什麼關鍵的工作，當李文華婉轉地把拉拉升職的可能性告訴[王宏]的時候，[王宏]既不太相信，[他]也不太往心裡去。

③ 保持+保持

...[你]別太傷心了，爸爸把[你]交給我了，我會一輩子守護著[你]。

④ 保持+轉換（模式I）

[拉拉]卻聽說王蓄住院了，[她]便打電話慰問。王蓄把病情告訴了[拉拉]，（王蓄）說是要做手術。

⑤ 保持+轉換（模式II）

[海藻]依舊面色慘白地躺在床上，[Ø]完全不說一句話。海萍和母親把[她]接到海萍家中休養。海萍的手機響了，打開一看，是久違的馬克。

⑥ 轉換+延續

[海藻]倒是乖得很，...，[Ø]又開始夢遊。宋思明都把車開到南匯的海邊了，（宋思明）在路的盡頭停下來，走出去抽了支煙，...

## 參考文獻

- Brennan, Susan E. & Friedman, Marilyn W. & Pollard, Carl J. 1987. A centering approach to pronouns. In Sidner, Candy (ed.), *ACL'87: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n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55–162. Stanford: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ttps://doi.org/10.3115/981175.981197>
- Bresnan, Joan. 2001. *Lexical-functional syntax*. Oxford: Blackwell.
- Di Eugenio, Barbara. 1998. Centering in Italian. In Walker, Marilyn A. & Joshi, Aravind K. & Prince, Ellen F. (eds.),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115–13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ivón, Talmy (ed.). 1983.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 A quantitative cross-language stud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3>
- Givón, Talmy. 2001.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rosz, Barbara J. & Joshi, Aravind K. & Weinstein, Scott. 1983. Providing a unified account of definite noun phrases in discourse. In Mitch Marcus (ed.), *2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ttps://doi.org/10.3115/981311.981320>
- Grosz, Barbara J. & Joshi, Aravind K. & Weinstein, Scott. 1995. Centering: A framework for modeling the local coherence of discour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1(2). 203–225.
- Joshi, A. & Weinstein, Scott. 1981. Control of inference: Role of some aspects of discourse structure – Centering. In Drinan, Ann (ed.),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1, 385–387.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2005[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iltsakaki, Eleni. 2003. Centering in Greek. *Selected Papers 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5. 309–327.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Thessaloniki, 4–6 May 2001.)

- Rambow, Owen. 1993. Pragmatics aspects of scrambling and topicalization in Germ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ognitive Science Workshop on Centering Theory in Naturally-Occurring Discourse, Philadelphia, May 8–10 1993.)
- Turan, Ümit Deniz. 1995. *Null vs. overt subjects in Turkish discourse: A centering analys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uran, Ümit Deniz. 1998. Ranking forward-looking centers in Turkish: 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properties. In Walker, Marilyn A. & Joshi, Aravind K. & Prince, Ellen F. (eds.),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139–1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lker, Marilyn A. & Joshi, Aravind K. & Prince, Ellen F. (eds.). 1998.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lker, Marilyn A. & Iida, Masayo & Cote, Sharon. 1990. Centering in Japanese discourse. In Karlgren, Hans (ed.), *COLING-90: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OLING and the 350th anniversary of Helsinki University*, 1–8. Helsinki: COLING.
- Walker, Marilyn A. & Iida, Masayo & Cote, Sharon. 1994. Japanese discourse and the process of center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 193–232.
- Wuyun, Saina. 2013. *Where centering meets Mandarin mini-discours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 Wuyun, Saina & Pan, Haihua. 2014. The inter-sentential function of Mandarin *bei* passive.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5(2). 252–280. <https://doi.org/10.1075/cld.5.2.06wuy>
- Wuyun, Saina (烏雲賽娜) & Pan, Haihua (潘海華). 2014. Hanyu bei ziju yu huizhi zhongxin guodu guanxi de yanjiu 漢語被字句與回指中心過渡關係的研究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assives on center transitions in discour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2). 265–293.
- Wuyun, Saina. 2016. The influence of tense interpretation on discourse coherence – A 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narrative and report discourse. *Lingua* 179. 38–56.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6.03.002>

## The discursal accessibility of semantic entities in Chinese discourse

Adopting Centering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tool, this article calculates the backward-looking center (Cb) transition states between *ba/gei/fang/bei*-utterance and the preceding utterance,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utteranc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patterns: (1) Cb continuation is realized by the semantic entity in the topic position of all utterances; (2) the Thematic Hierarchy decides the prominence of the remaining semantic entities; (3) Since the prominence of the topic is not affected by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 two-tier Cf-ranking is proposed. The first tier recognizes the topic as the most prominent semantic entity and ranks it the first in the Cf-ranking list; while the rest are ranked according to their positions in the Thematic Hierarchy. The Cf-ranking thus gained decides the discursal prominence as well as the discursal accessibility of all semantic entities in an utterance.

**Keywords:** Chinese *ba/gei/fang/bei*-utterance, centering Theory, Cf-ranking, discursal accessibility

### *Authors' addresses*

Haihua Pan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China  
panhaihua@cuhk.edu.hk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5 August 2018

Date accepted: 8 March 2019